

□ 赵瑞安

临清，一座偎在运河臂弯里的鲁西北小城。在临清中洲古城琵琶巷墙根，有一个“临清市第一处自来水房”的铭牌，一天下午，我专门来到这里，蹲下身，抚摸着长满青苔的红砖，吮吸着那些潮湿的气息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

老 旱 井

儿时趣事与民俗的凝聚

距临清市区15公里处的老家小村落，村中央的老旱井宛如一只凹陷且深邃的眼睛，井口的青苔恰似它杂乱的睫毛，井壁爬满青苔，也爬满了我儿时的记忆。水面上，永远漂着一片片满身疮痍的榆叶，仿佛在静静诉说过往。打水的井绳被磨得发亮，井口的青石如同布满褶皱的脸庞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那时，总有人不小心手滑，把铁桶掉进井里，因此，生产队的大铁钩子便成了打捞桶的得力工具。铁钩拴着长麻绳，在井里划出水纹。当铁钩钩住桶沿时，围观的二大爷就跟着吆喝：“往左偏！往右摆！对喽，碰着井壁那青苔滑溜着呢！”有一回，王大爷捞出三只生满水锈的铁桶，把手上还缠着半截红头绳，也不知道是哪户人家掉进去的。父亲摸着铁桶上的绿锈感慨道：“井水养人，连铁家伙掉进去，都能长出这绿生生的记性。”

老旱井承载着深厚的民俗文化。在过去，挖井可不是件简单事。选井址得请人来看，说是要寻着地下的水脉。动工那天，村里的长辈都要放炮，祈求平安顺遂。挖井时，壮汉们轮流下井，一锹一锹地把土挖上来。井挖到一定深度，得用砖石砌壁，防止坍塌。等井挖好，还得摆上供品、点上香烛，感谢天地恩赐这一眼清泉。

夏日的傍晚，井台边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劳作了一天的乡亲们，挑着铁桶来打水。男人们光着膀子，汗水顺着古铜色的脊背滑落，一边擦汗一边唠着地里的收成，谈论着今年的雨水够不够，哪块地的庄稼长得好，盘算着怎样取得好收成。女人们则围在一起，手中忙活着针线活儿，嘴里唠着家长里短，谁家的闺女该说婆家了，哪家的新媳妇又孝顺又能干，言语间满是羡慕与祝福。孩子们在井台附近嬉笑玩耍，一会儿追逐着萤火虫，一会儿又好奇地趴在井沿张望，时不时被大人呵斥一声：“离井远点，小心掉下去！”可没过一会儿，孩子们又凑到了一起，清脆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。月光洒在井台上，洒在人们的脸上，那场景，温馨得像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。

铁 水 桶

自来水时代的排队时光

老水屋斜对面，一位出生在箍桶巷的同事，指着斑驳的墙根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在这儿排的队，能绕整个城市半圈。”他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临清刚通自来水时的场景。儿时的他掂着尺把高的铁水桶，桶沿儿磕出细密的凹痕，阳光一照，像盛着满桶的碎银。那时铁水桶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，每当他挑着水桶去提水，满水时走两步就会溅湿衣服；如果是空桶，“咣当咣当”的响声就会惊飞英贤祠飞檐斗角上的小鸟。



临清市第一处自来水房

“数晌午头最热闹，工人下了班，学生放了学，铁水桶能从水屋排到琵琶巷口。”同事眯着眼笑，“那时巷口的大喇叭唱着革命歌曲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激昂的旋律在小巷中回荡，巷里的商铺偶尔还传来匠人调试琵琶的铮铮声，那声音清脆悦耳，和着大喇叭的歌声，别有一番韵味。”20世纪70年代，大人们在机床厂、纺织厂等工厂轮班，只有中午和傍晚能提水。排队时，人们唠起嗑：“这水比旱井里的水甜，带点铁腥味。”“听说管道是从黄河水库引过来的。”铁水桶接水的“哗哗”声，成了运河小城最鲜活的音乐背景。

有一次，同事跟着母亲去排队提水，队伍长得看不到头儿。同事说，排队等得人心焦，有人无聊地晃起铁水桶，铁桶碰撞地面发出单调的声响，有人趁此机会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。排队接水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，轮到谁，谁就小心翼翼地将铁水桶对准水龙头，清澈的自来水喷涌而出，溅起小小的水花，打湿了鞋面也浑然不觉，眼中满是对这生活便利的满足。当铁水桶里装满清澈的自来水时，大家都会觉得那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。

老 水 车

麦田里的伤痛过往

地头旱井上的水车是家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耕时期的灌溉工具，靠电力带动铁链提水，链条“咯吱咯吱”咬着齿轮，半天才提上一股水，像一位年迈多病的老人大口喘着气。1973年，13岁的二哥辍学半年就跟着大人浇麦子，麦穗刚灌浆，正是需要浇灌的时候，水车响声惊得地头的麻雀乱飞。

二哥蹲在水车旁，看大人们用棉籽油抹链条，自己也偷摸折了根麦秆，学着把油往齿轮缝里顺。“吱呀——咯吱——”齿轮每转半圈就卡一下，二哥铆足劲想让链条顺滑些，没留神麦秆卷进齿轮，发出“咔”的一声闷响。紧接着，链条脱落，二哥右手小手指顺着秸秆被卷进了齿轮里，刹那间，整根手指就被无情地碾碎，殷红的血珠渗进齿轮的纹路之中，那刺目的红，在阳光下格外扎眼，惨烈的一幕永远定格在了这片麦田之上。

当时麦田没人，二哥的哭叫声震惊了远在地头看水的婶母。婶母扔下手中的农具，拼命朝二哥的方向跑去，边跑边呼喊救命。父亲听到呼喊后，心急如焚，一路狂奔赶到现场。他赶到时，脸色煞白，盯着二哥血肉模糊的手指，长时间发愣，眼神中满是痛苦、自责与无助。如今，那架吃手的水车早已散了架，齿盘扔在旱井一边永久沉睡。可每当我看见自来水龙头滴水，就想起那截停在1973年的麦秆。少年时不懂机械锋利的二哥，只想着让口渴的麦子多喝几口水，让深夜浇地的父母少听一阵“吱呀”声。

水 事 变 迁

时代的更迭之路

20世纪70年代，自吸泵出现，水车成了老古董。“田间地头一头牛，喝起水来不抬头。突突铁牛河沿站，闸刀一扳水倒流。”这首儿歌说的就是自吸泵。它把黄河水“哗哗”往渠里赶，水花溅在父亲的裤腿上，盐碱粒能结成白花花的霜。我上小学时，老师带着同学们拎着铁桶去抗旱，竹扁担架在两个孩童的肩上。大家每人端着一个葫芦瓢往玉米根处泼水，泼下去的水像摔碎的水银珠子，转眼就被吸干。

如今再回村，地头的塑料水管像银蛇般蜿蜒趴在田里，拧开阀门就是白花花的地下水。如今的灌溉可以称为“天女抛纱过野皋，银龙吐玉落青苗”。而那废弃的老井，带着农耕时期的不舍，长眠于葱郁的庄稼地。回家偶见被保护的井，儿时课本里“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幸福不忘共产党”那句话就会在耳边响起。

临清是运河名城，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奋进书写下许多动人故事。离开“临清市第一处自来水房”时，我摸了摸水屋的砖缝，青苔凉津津的，极像奶奶当年不让我触碰的井沿。远处，舍利宝塔的影子投在大运河上。老旱井的榆叶、水车的麦秆、铁水桶的碎银光，这些浸润着临清烟火的故事，终将随着悠悠水脉，流向每一个在井台边长大的人心里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